

# 他们的故事

## 奇诺（上）

故事的开端起源于1912年，一位名叫诺鲁斯的神父为自己妹妹的儿子进行洗礼，在后来战乱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小男孩被送到诺鲁斯神父身边成为一名牧童进行生活。

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奇诺·比安奇。

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场战争掩盖下的一些不洁之物开始从阴影中浮现，梵蒂冈在异端审判者下建立了一个半独立的特殊组织：异种审判所，这个组织草创时规模还不小，由诺鲁斯神父领导，而随着问题日益的严重，异端审判所的规模也在各国的资助下越来越大，在立下足够的功绩，诺鲁斯神父成为了一名枢机主教，这让在他身边的教子见证了他的辉煌，也让这位名为奇诺·比安奇的男孩憧憬着成为和教父一样的英雄。

1930年，奇诺成年，在经历了相对应的训练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异种审判所第七队，队长是同为诺鲁斯枢机主教教子的安德烈·诺玛洛，其导师副队长特茹尔达·德·鲁索，队员马尔科·吉拉迪诺，奥诺娃·德·鲁索，迈尔斯·查理，安雅·拉卡雅，康波·米斯齐，以及让奇诺·比安奇因为惭愧而痛苦一生的女孩：罗培莎·贝里尼。

奇诺·比安奇年轻气盛，敢打敢冲，总是积极地在队伍中接受最危险的任务，而罗培莎总是会在最后为奇诺处理伤口并劝诫他不要再冲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本一心除魔卫道的奇诺最终与罗培莎坠入爱河。

奇诺·比安奇与马尔科并不对付，但在一次任务中队友安雅·拉卡雅的失踪让奇诺冲动地带着奥诺娃冒进导致中伏，被他保护的奥诺娃则受伤严重，奄奄一息，被料想到奇诺行为的随后赶来的马尔科搭救，两人冰释前嫌，成为了朋友。

第七队因为卓越的表现而得到嘉奖，由中队提升为大队，新的队员约拿·加图索，华恩纳·约提，米罗·亚坤塔成为新的队员，这三位后辈的遭遇是改变了马尔科的一生三件重要事件之一。

第二次大战时期，第七队在法国的一个城市执行任务，三位新的队员在康波·米斯齐的带领下失踪，当其他成员找到线索时，四人只有华恩纳·约提和米罗·亚坤塔还活着，约拿·加图索在与屠戮平民的德国军队产生冲突时被枪杀，康波·米斯齐为了保护剩下的二人引开德军被抓住后吊死，奇诺无法忍受决定偷袭这里驻扎的德军，他的队员除了一开始阻挠的队长安德列·诺玛洛和副队长特茹尔达·德·鲁索外，其他人都被复仇的怒火驱使着，他们发动了复仇的埋伏，对付异种的屠刀向同胞举起，在这场战斗中，队长安德列·诺玛洛战死。

事后没人提过这件事，好像大家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康波等人的牺牲成为了为人民牺牲的英雄，德军驻扎部队的死亡被推卸到异种身上，他们成为了英雄，但知晓真相而选择隐瞒美化的大主教在劝解奇诺时最终意见不和，争吵后不欢而散。

诺鲁斯神父成为了枢机大主教，而奇诺成为了在任务中致残的特茹尔达·德·鲁索的后继者，以第七队队长的身份继续活跃，随后第七队也不断迎接着新鲜的血液。这个时期，奇诺收养了一位第七队牺牲者的遗孤：佩妮洛·约翰森。

奇诺是以曾经的自身来要求佩妮洛的，而罗培莎认为这样做只会将佩妮洛培养成一个冷血的战斗机械，所以在闲暇的时候罗培莎会为佩妮洛培养一些女孩向的兴趣爱好，佩妮洛长大或许会成为罗培莎一样的女孩——如果在后续事情中罗培莎没有牺牲的话。

在后续的事件中，奇诺受到上级指示前往托斯卡纳的佛罗伦萨解决一起邪教团体的谋划，在这个事件中罗培莎被夏盖妖虫寄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并不断地以错误的信息误导着第七队，而熟悉罗培莎的奇诺最终通过观察罗培莎的细节习惯中察觉到了不对，在对峙中被夏盖妖虫控制



的罗培莎言语激怒而发生动手冲突，在察觉到罗培莎被寄生后使用附魔的银刀刺穿了罗培莎的腹部，并将从罗培莎头颅中钻出夏盖妖虫钉死，罗培莎在奇诺怀中带着痛苦的哭泣声而死亡，这是改变了马尔科的一生三件重要事件之一。

尽管最终奇诺向死而生，粉碎了邪教团体的阴谋，但第七队的老成员之外的人却认为对挚爱毫不犹豫痛下杀手的奇诺过于冷血。奇诺因为伟大的功绩而被封圣，成为了枢机主教，成为了异端审判所的领导者，但挚爱死亡的他风格却逐渐与圣人背道而驰，逐渐变得激进而极端，关于他冷血的流言最终在教会变成了事实的定论。

最后一次任务，奇诺前往坎帕尼亚的那不勒斯，这次的行动牵扯到一个大型邪教团体召唤邪神的仪式，奇诺以丰富的经验带领队伍将这次仪式扼杀在初始阶段，但也付出了九名异端审判所战友的鲜血，而邪教团体中有许多还未明面上暴露身份的重伤层阶级被奇诺挨个清理，那不勒斯当政团体看到自己的利益团体将要受到严重伤害时背叛了奇诺，与余党合作埋伏了异端审判所，但最终奇诺以力破局，在这个时期创造了以空手杀死三只食尸鬼的恐怖战绩，但因为这场背叛牺牲了十一名战友，其中还包括曾经一起战斗的第七队老战友华恩纳·约提，奇诺带领曾经的老战友将那不勒斯与此事有关的中上层阶级血洗了一遍。

奇诺的圣人之冕最终因为这场屠杀而被摘下，奇诺被安排了闲职在梵蒂冈进行着近乎禁闭的日子，奇诺的疑惑越来越多，他对信仰的质疑越来越大，最终他无法忍受，与曾经的老战友们秘密协商，潜伏到禁书室阅读了禁书《真实上帝》，这是改变了马尔科的一生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阅读后奇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被发现，将书交给前来“抓捕”他的米罗·亚坤塔，在米罗·亚坤塔抄录完毕还真本之前，奇诺一直被关押着。

在归还真本后承认了罪行，在那不勒斯因为奇诺血洗的行为而得到巨大利益的波旁氏的为奇诺求情。

1951 年，奇诺等人最终被“流放”到了波旁氏一支定居在美国“封地”的分支家族。

## 奇诺（下）

但丁·Di 波旁可怜又可憎的人，他是造成佩妮洛·约翰森、瑞娜·Di 波旁、戴娜·Di 波旁悲剧的元凶。

在奇诺等人被流放到迪赛博之前，但丁只是他父亲的次子，他并不是一名基督徒，反而是一名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但那时的他并不是什么恶人，他只是一名年少轻狂的少年，在奇诺被流放到迪赛博的那一年，他才 16 岁。

相比较他的基督徒的兄长，但丁冲动、莽撞、易怒、好色，但他人性中也有着自己的闪光点：义气和真诚。在奇诺被流放的迪赛博还未立足之时，但丁便对佩妮洛一见钟情开始疯狂的追求。

在接触中奇诺发现了但丁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兄长更好控制，便命令佩妮洛答应了但丁的求爱，17 岁的但丁娶了比他大一岁的佩妮洛，而佩妮洛也在奇诺的安排下遵从瑞典人的习俗将姓氏改为波旁。

在随后的接触中奇诺逐渐向但丁以半真半假、美化的语言含蓄地表示了自己的目的，年轻的但丁受奇诺和佩妮洛的影响很大，他逐渐认为这是一件很“酷”的大事。在但丁十八岁那年，他的父亲病重，他做了一件让奇诺十分震惊的事情：毒死了他的兄长。很难说明当时但丁是为了很“酷”的事情，还是佩妮洛的“枕边风”，还是他自身的欲望，或者其他，可能都有，奇诺在最初的震惊后安排马尔科不但不治愈但丁父亲的疾病，反而进行加重，但丁的父亲很快在疾病的痛苦中死亡，而但丁也成为了迪赛博波旁家的主人。在这一点上，马尔科与奇诺发生过争执，但最终奇诺说服了马尔科。

1954 年 1 月 1 日，但丁与佩妮洛的孩子瑞娜诞生，奇诺还带着柔情为佩妮洛和但丁的孩子洗礼，但他的柔情在洗礼中发现瑞娜便是仪式中所说的“纯净之血”时便消失无踪，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为仪式做起了准备与谋划。



奥诺娃·德·鲁索，曾经第七队的成员，意外地解救了被抢劫的亚历山大·罗西，这位红发的西西里女孩一下就吸引了亚历山大这位红发男人的兴趣，奇诺在调查了亚历山大的背景后撮合两人见面，不断帮助两人建立情感关系，亚历山大和奥诺娃最终进入了婚礼的殿堂，在奇诺的住持下成为夫妻，与佩妮洛不同的是，亚历山大·罗西是一位非常大方和健谈的人，幽默风趣，见识广博，对许多事情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他作为信徒偏向于新教，但奇诺与亚历山大两人交谈之中，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情感，成为了朋友，而奥诺娃拥有健全的人格，她也被这个幽默风趣，和他一样发色的男人吸引，所以才顺着感情的发展成为了恩爱的夫妻，而奇诺并非单纯地为了得到亚历山大的支持才这么做（虽然占了最大的比重原因）。

在瑞娜出生后不久，奇诺杀死了潜伏在迪赛博生活的一名食尸鬼，以此为理由说服但丁和亚历山大，得到支持后建立了迪赛博的异种审判所，吸收了新的成员。

奇诺在杀死那名食尸鬼后，找到了那名食尸鬼与人类诞生的女孩：齐娜·马尔伯特，奇诺没有杀死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也不知道奇诺是她的弑父仇人），反而带在身边日益教导，齐娜·马尔伯特还在异种审判所的训练中训练了两年，在一次齐娜与异种审判所成员茱莉娅·里左跟随马尔科来到医院时，与正在实习的卡里奥·吉拉迪诺相见，在茱莉娅·里左的介绍下，两人建立了联系，互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马尔科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牵扯到世界隐秘恐怖的一面，所以抗拒齐娜与卡里奥的接触，但齐娜与卡里奥确立了情侣的关系，齐娜请求奇诺劝说马尔科，马尔科最终在奇诺的劝说下默许了他们的关系，两人在1965年结婚。

在成为波旁家主之后的但丁脾气日益地暴躁，他的行为让他的妹妹戴娜·迪·波旁十分不满，在读书假期回到迪赛博即将离开的时候与但丁发生激烈的争执，被怒火冲昏头脑的但丁将妹妹戴娜打晕后强暴，

而奇诺在知晓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斥责但丁，反而默默地将这个事情掩盖下来。

1966年9月8日，齐娜与卡里奥的女儿莎伦塔娜出生，齐娜难产死亡；同年12月25日，但丁与自己的妹妹戴娜的女儿：阿昂佐出生。

接下来需要讲述的是奇诺的布局手段。

“纯净之血”瑞娜的出生，让奇诺开始确切地为自己的目的开始做准备与谋划。

不杀死齐娜·马尔伯特的原因在于需要非纯血的人类诞生出“不洁之血”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莎伦塔娜·吉拉迪诺，齐娜的死亡并非难产，而是为了“不洁之血”的诞生需要自身的生命献祭。在这里，奇诺没有想到的是，齐娜的食尸鬼父亲是瘟疫教团成员，而齐娜已经被选做“寄宿者”而被种下“畸变之卵”，在齐娜为诞生莎伦塔娜而死亡时，“畸变之卵”则传递在了莎伦塔娜的身体之中。

为但丁强暴自己亲妹妹进行隐瞒的原因是为了“禁忌之血”的诞生，而但丁并不知道，“禁忌之血”的诞生是需要乱伦的双亲付出生命作为祭品才会诞生，奇诺最终在圣诞日将自己培养的人渣但丁手刃，在戴娜的尸体上迎接了禁忌之子阿昂佐的诞生。

而这些事情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奇诺开始利用外人做准备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便替他做好了准备。

命运开的让人难堪的玩笑：但丁与奇诺教子兼弟子的佩妮洛的结合诞生出了“纯净之血”的瑞娜，奇诺为齐娜做好其他男人与她结合的安排时在马尔科·吉拉迪诺养女兼弟子茱莉娅·里左的撮合下与马尔科的儿子卡里奥·吉拉迪诺建立了情感，正在寻找亲兄妹下手时但丁强暴了自己的亲妹妹。

奇诺还未付出行动，命运好似就将即将成熟的果实递在他的手中。



## 三兄弟（上）：帕里诺

帕里诺·布鲁尼是传统的医学世家，在迁移到迪赛博后他的父亲作为医生便是迪赛博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而帕里诺受到父亲和那些病人的感谢的影响而希望成为和自己父亲一样伟大的、受人尊敬的医生，在外读书学习后回到迪赛博时，马尔科·基拉地拖代替了他父亲的地位，并且马尔科在亚历山大·罗西（实际上名义上是亚历山大，实际上是波旁的资助）的资助先建立了相对其他城镇相当先进的医院，而帕里诺的父亲也宣告退休。

年轻气盛的帕里诺·布鲁尼并不服气，他认为马尔科排挤了自己的父亲，并且没有真才实学，但在几次的针对帕里诺被马尔科深厚的医学功底给折服，并产生了崇拜的情绪。

帕里诺与卡里奥·吉拉迪诺的接触是在卡里奥来到医院实习时，在知晓卡里奥是马尔科的儿子后帕里诺犯下了之前同样轻敌的错误，认为卡里奥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所以处处进行针对。卡里奥并没有让帕里诺折服的才学与才能，但卡里奥通过自己良好的素养最终化解了帕里诺的刁难，而帕里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卡里奥给予的台阶下向卡里奥认错（在外人看来是帕里诺给卡里奥台阶下），两人成为了朋友。

帕里诺与一名医院的护士中、名为萨拉的普通女孩相爱，值得一提的是，帕里诺在当时只是一名基督无教派的浅信徒，在萨拉的影响下，逐渐偏向天主教方济各住院派。在这个期间，马德里安在找寻自己妹妹来到了迪赛博定居，并来到医院工作，因为跳开了实习阶段，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帕里诺一下被引起了好胜心，他开始针对马德里安，而马德里安也与帕里诺不对付，开始互相针对，在卡里奥的调节下两人逐渐从“针对”变为“竞争”，从敌人变为对手。在帕里诺与萨拉的婚礼上马德里安参与并送上真心的祝福时，两人成为朋友。

三个年龄相近的男孩最终成为了朋友，随着青春岁月的张扬，经过时间的酝酿，三个男人成为了兄弟。

帕里诺或许会这样平淡而不鼓噪地渡过这一生——在萨拉难产这个事情之前。

帕里诺的爱人萨拉因为难产而死亡，帕里诺的生活一下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萨拉生下的女儿则近乎是当时帕里诺全部的情感寄托，他亲切地称呼自己的女儿为“小米娅”，将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了自己的这个女儿身上，但悲哀的是，小米娅患有先天性的基因缺陷疾病，在二岁懵懂的时候，便在医院的隔离舱中去世，帕里诺的世界从此刻完全陷入黑暗，在另外两名兄弟的鼓励和支持下勉强遏制了轻生的念想，在那个时候，帕里诺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和质疑，并最终支离破碎，摒弃了虚幻的信仰。

故事的转折在于，卡里奥的女儿莎伦塔娜在三岁时生了一场小病，受兄弟所托照顾莎伦塔娜，在为莎伦塔娜讲故事时讲到自己的女儿而痛哭，莎伦塔娜的情感感知让她能理解并安慰帕里诺，而此时的莎伦塔娜在帕里诺的眼中逐渐与小米娅重合，成为了他黑暗生命中的一道光，成为了他新的情感的寄托，这样的情感寄托一直持续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地厚重。

莎伦塔娜 12 岁生日时开始因为佩斯和哈斯陶吕克导致身体状态失衡而引发怪病时，可以想象在这情感上寄托了近十年的帕里诺的心情。

为了治愈莎伦塔娜，帕里诺不断地学习着之前接触不多其他医学领域，为了筹集资金而贩毒，并将阻止他的茱莉娅·里左下药迷倒后用来活体实验，将病株植入自己身体内感受病症，他越来越疯狂，在听到哈斯陶吕克的低语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与自己的两位兄弟渐行渐远，偏执地进行着丧心病狂的医学实验。

从哈斯陶吕克低语中听取的一些禁忌知识，最终让帕里诺创造了三种怪物：瘟疫人形、瘟疫灾祸与瘟疫之物。



## 三兄弟（中）：马德里安

马德里安·西科德的一生都活在自我构建的道德枷锁中。

马德里安本可以成为大城市中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因为自己父亲的风流债而前去寻找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艾尔莎·派伦，在妹妹为了照顾病弱的母亲不远离开迪赛博时，马德里安也在迪赛博定居，艾尔莎的母亲在马德里安到来的两年后去世，希望妹妹和自己离开前往大城市时被拒绝，马德里安选择陪伴自己妹妹在迪赛博正式定居。

马德里安在迪赛博舍尔医院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与自己的同校学弟卡里奥相处愉快，在才在舍尔医院的工作的那段时间受到帕里诺的针对，而马德里安也进行了回击，在卡里奥的调节下逐渐转变成良性竞争的对手，在帕里诺与萨拉的婚礼上送上祝福两人和解成为朋友，后来与帕里诺、卡里奥成为兄弟，年龄排行第二。

在先后接触到两位兄弟结婚时发生的悲剧，让马德里安对男女情感开始逐渐变得极端保守，他担心自己无法承受住这样的惨剧，这也是为什么与贝利亚娜关系拖了很久的原因。

与自己的两位兄弟不同，马德里安没有什么亲人牵扯到隐秘帷幕下的世界，也没有亲人与异端审判所有牵扯的关系，他只是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和视角，在自己兄弟卡里奥的女儿莎伦塔娜发生怪病时进行竭尽全力的帮助。看着莎伦塔娜的情况一天又一天的恶化，马德里安的内心也越来越沉重，他将治愈的责任揽在自身，因为没有做好而内心备受自己的责难。

帕里诺的人体实验最开始从茱莉娅·里左身上开始的，当马德里安知晓的时候为时已晚，但茱莉娅·里左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反而自愿成为实验体，这让马德里安放低了内心的底线，容忍了帕里诺接下来找了其他人作为试验品的行为。但当一次实验意外使实验体死亡时马德里安最终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而选择了退出人体实验，

他选择从其他方面寻找办法，但在当时已经偏执疯狂的帕里诺严重，马德里安的行为就是背叛。

两人最终发生了争执，双方最终不欢而散，马德里安在离开医院时被帕里诺命令的瘟疫灾祸袭击，被伊琳娜·阿布鲁佐所救，并得知了有关阿布鲁齐吸血鬼的信息，而马德里安的母亲则是一名阿布鲁齐血裔。

为报达救命之恩，也是为了寻求庇护和一些被掩盖的真相与答案，马德里安同意了伊琳娜的请求在圣伯多禄教堂寻找着资料，在这个期间，他并不知晓他的爱人贝利亚娜在医院中被帕里诺指使的瘟疫灾祸杀死。

## 三兄弟（下）：卡里奥

卡里奥·吉拉迪诺，马尔科·吉拉迪诺之子，莎伦塔娜·吉拉迪诺之父，齐娜·马尔伯特的丈夫，三兄弟中的老么，萨恩菲德·马尔伯特的妹夫，茱莉娅·里左的义兄。

卡里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这种魅力在交际上显得尤为明显。卡里奥善于交际，但通常不会是交际中的核心，因为卡里奥本质上是一个谦逊而温和的人，有家世和教育的原因，让他不像其他西方人那样张扬，所以他是一个出色的倾听者，而非出色的讲述者。

在读完书后来到舍尔医院实习，机缘巧合下认识了齐娜·马尔伯特，在义妹茱莉娅·里左的撮合下两人互相有了好感，顺理成章地成为情侣，然后结婚，成为夫妻，然而这段感情在生儿育女的阶段被遏止。齐娜生育莎伦塔娜并没有难产，但作为“不洁之血”的母床注定要为自己的后裔付出生命，齐娜在生下莎伦塔娜后用尽最后的力气在莎伦塔娜的额头上亲吻，最后看了一眼卡里奥，带着满足和遗憾死去。

卡里奥的情感与帕里诺类似，但卡里奥的女儿莎伦塔娜虽然在幼年体弱多病，但还算健全地长大，所以卡里奥生命中一直有光芒在照耀着，他没有成为帕里诺。

卡里奥的生活在莎伦塔娜 12 岁生日后怪病日益严重时被彻底打乱，他没有帕

里诺那样的疯狂的执着和心狠手辣，也没有马德里安的知识渊博，在治愈莎伦塔娜的过程中，他只能起到打下手的辅助作用，即使他一直尽力在学习着新的知识，但杯水车薪。卡里奥或许最大的作用是不断延缓着两位兄长为了治愈莎伦塔娜时不同的行动方式造成矛盾的爆发，然而在最后，帕里诺和马德里安最终还是闹翻。迷茫的卡里奥不知所措，他既和马德里安一样知道帕里诺的错误是践踏道德，也和帕里诺一样迫切地想治愈好莎伦塔娜。两位兄长在他之上为莎伦塔娜撑起了一片天空，而卡里奥在中间不上不下，他最终像鸵鸟一样躲避着良心的谴责，听从两位兄长的安排，不断地缓解二人的矛盾。在两位兄长矛盾爆发后马德里安离开医院，帕里诺也不需要卡里奥的帮助（也是担心卡里奥作为莎伦塔娜的父亲，在知晓了瘟疫之祸的事情后引发不必要的干扰）。卡里奥最终决定掩护这两位兄长为了他女儿做出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并决定自己要替他们抗下这份本该属于他的惩罚。



## 佩妮洛

1.

“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学生，我便是你的导师。”

佩妮洛抬头看着眼前的男人，他很年轻，有些矮小并不高大，有着深深的黑眼圈，眼睛如鹰，好像盯着猎物，她缩了缩身体。

站在男人身边，比男人还要高一些的女人握住佩妮洛的手：“不要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2.

“不要和力量比你大的生物硬碰硬，尤其你手臂与武器的距离比敌人的要短的时候。”佩妮洛疲惫地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仰望着，他并不高大的身躯在这个视角下像一个无法逾越的大山。

“佩妮洛是女孩子，你不应该这样苛责她。”男人身边的黑发女人仗着身高拍着男人的头。

“在厮杀中可没有人在乎她是不是女人，而且我们的敌人可是异种！”

“训练总得要劳逸结合吧。”女人扶起佩妮洛，将她身上的尘土拍走，上下打量着，突然微笑。

“去换身衣服吧，我的小公主，今天晚上可是平安夜。”

3.

女孩还咀嚼着饼，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我的意思是，你想学习音乐吗？比如钢琴、小提琴之类的。”女人做出拉小提琴的动作。

“学这些有什么用？异种可...”

“知道了知道了，我亲爱的比安奇先生。”

“反正不要学吉他，女孩学吉他像什么样子。”

“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添乱了。”女人拉起女孩的手，端详着抚摸着，“很漂亮的手啊。”

“我教你弹钢琴吧，好不好？”

4.

“下行要和上行反方向，右边往左，从食指开始.....”女人握着佩妮洛的手，手把手教了她一遍，然后鼓励道：“来，自己试一试。”

佩妮洛深呼吸，手指微微颤抖着按照女人的教学弹了一次，她自己都知道自己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

“很不错啊，作为初学者，来，我们再试一次.....”

“罗培莎，我们准备前往佛罗伦萨，等待诺鲁斯大主教的指示，这次任务可能和托斯卡纳的邪教团体有关。”男人冒失地冲进来打断了女人的话，女人叹了口气，放下琴谱，摸了摸佩妮洛的头：“真是冒失的男人啊，如果我管不住他了，佩妮洛要帮我管住他。”佩妮洛懵懂地点点头。

“好好练习，回来我要检查的。”

佩妮洛目送着他们离开，沉默了一会，将琴谱放在面前的钢琴上，手再次放在琴键上。

5.

男人手里拿着白色的百合花，沉默地站在雨中，旁边瘦高的男人为他撑伞，两个人沉默的站在墓碑面前，佩妮洛记得那个瘦高的男人，叫马尔科。

佩妮洛感觉有些冷，紧紧地抱着怀里的琴谱，然后身上被披上了一层大衣，佩妮洛迷茫的抬起头，看着眼前向她递出白色百合花的人：“亚坤塔叔叔？”

“去吧，送送她，她在上升天国之前，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

佩妮洛站在墓碑前，木然地放下花后走到一旁，愣愣地看着墓碑，耳边是神父的悼词，耳边似乎回响着不久前的钢琴声。

“你的鲜血，你的牺牲，是为了传递那希望的诗篇，直至永远，我们心中的泪水献于你，我们将感激你给予我们的安稳与幸福的日子。我们将不断祈祷，直至在天国与你再次相逢。”

我们走过那片阴暗的草坪并不会感到恐惧，因为你的灵魂与我们，与大地同在.....

尘归尘，土归土，慕求天主怜悯于你，从今往后，愿主带你到永恒福乐的天国，主啊，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奉基利斯督之名，亚孟。”

6.

“起来，继续。”男人的嘴里仿佛含着冰，话语仿佛要冻结人的灵魂。

佩妮洛用手压着膝盖，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她想偷懒，她想休息一会，她想喝一口水，她转过头，看见黑发的女人微笑着向她点头，佩妮洛愣愣地看着。

啪！

佩妮洛回过神，已经跌倒在泥地上，脸上火辣辣的痛，面前的男人面无表情：“起来。”

佩妮洛转头看向之前的位置，空无一物。

她低着头，艰难地喘气着，过了一会，沉默地从地上爬起来。

“继续。”

那就继续。

7.

“亲爱的主，全能的父神！孩子感谢您创造了我，拣选了我成为您的子民。感谢您，创造万物养育了我，献上感谢和赞美。亲爱的主啊！我求您在孩子这人生道路上赐予我一个合您心意的配偶与我。在您赐予我之前，让父我成为合您心意的人，在您的为我所预备的人生道路上，难免一个人会有孤单和寂寞的时候。因为您在创造人时，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天父那时就知道一个人独居不好，您还籍着圣经说：一个人走路难免会跌倒，两个人走路就不至于跌倒，若一个跌倒另一个可以扶他起来。主啊！您真是慈爱的主，我求您所赐予的配偶，希望能和孩子一样，有个能完全事奉您的心志。天父，也求您所赐予的配偶有您一样胸怀，能接纳孩子的一切，包括过去的我，现在和将来要服侍您的我。天父，我也恳求您祝福，您为我所预备配偶的

家庭和她现在手所做的工作。也求您感动我的灵也能感动她。让我们带着基利斯督的爱彼此相爱在主的里面，活出您的荣耀来见证您的名。愿我们的婚姻也能成为您作美好荣耀的见证，愿我们家庭能成为养育敬虔爱主后裔的场所。天父，我求您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早日爱主里面相遇，来更好的为您共同去作那美好的工，打那美好的仗。作那美好的见证来荣耀您的圣名。主啊！若我的妻子佩妮洛还没有在主的里面，我求您使她早日的到您的身边来。让我能持守您圣经的教导，坚守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原则。天父，若是您要孩子依靠对您的信，把我的另一半带到您的里面来，求您加给我十足的信心，使我不至于被迷惑离了您的真道。天父，我感谢您，愿孩子的祷告如馨香的祭物蒙主喜悦并收纳。蒙主垂听，蒙主保守。亲爱的父啊！我感谢赞美您，愿荣耀归给全能的主，创造天地的父，祷告奉基利斯督的名所求。亚孟！”

佩妮洛默默地看着身边这个激动的男人，随后低下头，过了一会，又看向住持这场婚礼的老人。

他已经老了，头发花白，也不是冰冷僵硬的表情，而是和煦的笑容，在看到她的视线后转过头来点头鼓励着她。

佩妮洛看着身上洁白的婚纱，有些喘不过气。

“或许是婚纱太紧了把。”她这么想着，紧紧地捏着手中的花束。

8.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女人。”

“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生孩子不哭不喊的女人。”

“像个人偶一样，我还以为是打了麻药准备剖腹产呢！”

佩妮洛喘着气，看着襁褓中的婴儿，默默无语，抚摸着自已心脏的位置。

“我的.....孩子？”

“是一个小姑娘呢，她长大之后一定会像母亲一样美丽。”



佩妮洛从护士手中接过襁褓中的婴儿，愣愣地看着。

“我的……孩子。”

9.

“回来了。”男人打开门，热情地给她一个拥抱，佩妮洛像一个人偶一样被他抱住没有反应。

“瑞娜呢？”

“要不是你整天关心着女儿，我都以为你真的被鬼上身了。”男人指着上方，“在楼上，你去看看吧，她看见你回来了一定会很高兴。”

“下行要和上行反方向，右边往左，从食指开始……”

佩妮洛站在楼梯口，怔怔地看着那一大一小的少女和女孩。

“好难啊，姑姑，我还是学小提琴吧。”小女孩皱着鼻子。

“因为瑞娜的手还没长大呢，当手指更长的时候，这些就会简单啦。”

“可是之前你也是这么……姑姑，妈妈回来啦！”小女孩跳下椅子朝她跑过来。

佩妮洛看着小女孩，张开手将她抱起来。

“姑姑姑姑！你看你看，妈妈笑了！但，妈妈为什么流眼泪呢，这是哭还是笑啊。”小女孩咬着手指。

“既然你妈妈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少女起身离开。

“谢谢你。”

少女在楼梯口顿了一会，然后和她交错而过：“我是她姑姑。”

佩妮洛抱着小女孩坐在钢琴面前。

“我教你弹钢琴吧，好不好。”

10.

“纯洁之血？”佩妮洛看着眼前已经衰老的男人，她沉默了一会。

“我不是很明白，我没有举行仪式……”

“一切都是主的安排……”老人摇摇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不重要？”佩妮洛的人生中，第一次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

“是的，不重要，只要仪式可以顺利的举行。”老人看着眼前的女人，沉默了一会，“我知道你有些不舍，但这是命令，你不要再付出过多的情感，这只会最后伤到自己。”

佩妮洛看着老人，她好像看见一个黑发的女人在跟着一名意气风发的年轻男人，恍惚间黑发的女人消失了，只有一个衰老的、佝偻的身体逐渐消失在自己视野当中。

## 瑞娜（上）

“我有幸能知道你的名字吗？这位美丽的小姐。”

瑞娜看着眼前这位英俊的、彬彬有礼的男人，礼貌地轻轻摇头，与他错身离开。或许这只是今天上午的一个小小插曲，而每一天她都回到类似的插曲。

和迪赛博不同，这里的人都想当的大胆和开放，或者说现在所处的国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女同学们有些开放的话题让她疑惑而有羞涩，她的自尊心让她去了解了许多有关奇奇怪怪方面的知识，但了解的越多，反而觉得越无趣。

“他们终究追求的是这一幅皮囊。”瑞娜摸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翻开眼前的书籍，人体的解剖结构展现在眼前。

血管、血液、组织液、肌肉等如果从皮肤下面暴露，那么一切的美丑定义其实都毫无价值。

自己的父亲是一名不管事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混迹，并且不掩饰自己的踪迹，原本母亲并不避讳父亲，现在母亲回家也会避开父亲在家的时间，瑞娜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母亲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为什么父亲还要在外浪荡。

“所以说，除了皮囊，还有什么？”瑞娜抚摸着书籍上的人体结构图。

瑞娜想到了之前一只狗被车正面撞中后的惨状，她很好奇为什么和自己同样在护理专业的女同学为什么会表现出惊恐和恶心，实际上她们要接触的没有外科的那么血腥，但就卫生层面来讲，会接触到很多平时大家都认为非常肮脏的东西。

但好像其他女同学总是能将这些个区分开，她们可以在训练和实习中接触她们平时觉得十分恶心的事物，在结束后又变得和平常女孩一样。

这其实是一件让人羡慕的能力。

瑞娜将手中的书合上，换了一本小说。

“内心的悸动究竟是来自荷尔蒙的冲动，还是来自性格的契合？但结局好像要告诉我的并不是这个”

并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感触的瑞娜叹息着，她想象不出感觉。

“我不得不说，盖茨比是一位痴情的人，如果黛西在一开始能坚持到盖茨比的回归，那么故事或许会有所不同。”

瑞娜抬起头，是今天上午遇见的那个男人，她拿起书准备起身离开，手指尖刚好触碰着带给她疑惑的句子。

“他报以会意的一笑——不仅仅是会意。这是一种罕见的笑容，给人无比放心的感觉，或许你一辈子只能遇上四五次。刹那间这微笑面对着——或者似乎面对着整个永恒的世界，然后它凝聚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

瑞娜合上书，对着眼前的男人微微一笑。

“你能跟我讲讲这本书吗？”

## 瑞娜（下）

瑞娜·Di·波旁，“纯洁之血”，但丁·Di·波旁与佩妮洛·波旁之女，戴娜·Di·波旁的侄女，阿昂佐的姐姐与姑姑，弥撒仪式中的“玛利亚”，奇诺·比安奇的教子。

瑞娜在 18 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迪赛博中，接受着私人教育，在 18 岁前往圣何塞州立大学读书。瑞娜 18 岁前往异地读书并非是为了求学，而是当时的迪赛博处于信仰冲突矛盾的爆发时期，潜伏在迪赛博的邪教团体蠢蠢欲动，为了保障瑞娜的安全，佩妮洛将瑞娜送出迪赛博读书，佩妮洛的这个行为并没有告知奇诺，即使在后来奇诺默许了这个行为，但在后来瑞娜回来时，也因此强硬地将瑞娜的人格一分为二作为保险。

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瑞娜成年前在迪赛博的生活了。

瑞娜在接受奇诺·比安奇的洗礼被发现是“纯洁之血”时，她的人生就与平淡和安稳无缘。万幸的是，对于她的掌控，奇诺非常放心地将这一切交给了他的学生、他的养女：佩妮洛手上，佩妮洛几乎没有感情的机械效率从未让奇诺失望过，但年轻时痛失挚爱的奇诺显然并不知晓让一个母亲将自



己孩子培育成必死的工具是一件多么痛苦的抉择，佩妮洛将瑞娜培育成了一名知书达理、传统保守的信教女孩，但从未将“服从”灌输进瑞娜的思想中。

尽管瑞娜的家庭十分特殊：她童年有着厌恶自己父亲，讨厌自己母亲的姑姑，但姑姑却是真心实意照顾她的亲人，这为瑞娜最初培养出正常而健康的三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瑞娜的父亲但丁虽然喜欢在外放浪，本质上绝对算不上好人，但对自己女儿也是深爱着的，对瑞娜是放纵的疼爱，无论是调皮捣蛋，还是惹事花钱，只要瑞娜喜欢和开心，但丁都不会在意。瑞娜的母亲佩妮洛则将基督的教义传输给她，也曾教导过瑞娜钢琴与厨艺，佩妮洛从来不强迫瑞娜接受什么，佩妮洛只是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摆放在瑞娜面前，让瑞娜自己选择接收。

在但丁强暴自己妹妹的那个时期，瑞娜即将十二岁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全的人格，在父亲和姑姑都离她而去时，未知道真相的她正常地健康地长大——直到她在圣何塞读完书回来后。

失去了家乡那为她营造的无形的束缚，瑞娜在圣何塞读书时见证到了外面宽阔的世界，她带着好奇与憧憬，以格物致知的精神探索着陌生的领域，她有了同龄的朋友，她学会了化妆，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她学了……不过她的本质依旧是那个传统保守、温柔善良、好奇善学的女孩。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妙龄的少女读完书后朝气蓬勃回到家乡，在满怀欣喜对自己的教父张开怀抱的时候，奇诺却带着看着瑕疵品的失望眼神直接离开，并让她的母亲将她抓到地下室进行洗脑时那突兀的绝望。

洗脑并非一戳而就，这个任务落在了佩妮洛的身上，但对于已经让他失望过一次的佩妮洛，奇诺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信任，而佩妮洛的确没有按照奇诺的命令行事，她将通过特殊的手段将瑞娜的人格分裂，让新诞生的第二人格承受洗脑的内容，并告诉瑞娜不能让奇诺发现。而奇诺在默

默观察了瑞娜一阵，瑞娜都如“圣女”一样生活时，奇诺才再次放心。

瑞娜并不知道因为佩妮洛的私心，她母亲作为异端审判所领导者的名义已经名存实亡（被奇诺架空），为了避嫌，佩妮洛也不能在瑞娜身边出现次数过多，陪伴时间长一些都不行。瑞娜能猜测到自己的母亲有一定的苦衷，但仍然抱着悲愤与不解的情绪。而对于曾经慈爱的长者奇诺，在通过佩妮洛的手抄本和她留下的破译方式阅读了《真实上帝》后，瑞娜对这位从她出生后就开始利用她的长者只有两个情绪：仇恨与恐惧。

瑞娜的性格继承佩妮洛，她没有陷入到崩溃和绝望之中，她在极短的时间坚强地成长起来，时刻寻找着自救的办法与契机，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瑞娜性格坚韧，意志坚定，但随着负面的情绪不断积累，她已经接近极限。

## 康利德

该怎么用一句话形容康利德·史密斯呢——一个矛盾的普通人。

康利德如其他大部分美国青年一样，张扬肆意，对感情看待十分开放，而加上英俊的容貌和幽默的谈吐，他在美国的大环境下如鱼得水的生活着。

对于康利德这种情场老手而言，他对所谓的一见钟情不屑一顾，认为只是一种有些情调的情话罢了，在遇见瑞娜之前他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是瑞娜甜美的面容？还是那传统保守的纯真？亦或者是那种格物致知的禁欲混合着的烂漫？但不可否认的是，康利德在初次看见瑞娜在咖啡厅看书的模样时便怦然心动，这对花花公子的康利德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他带着警惕的情绪担心自己猎人与猎物的身份被调转，而又忍不住地去关注那位让他心动的少女，而不断地观察则不断加重内心的悸动，最终让康利德选择跟随内心的冲动，向瑞娜发起攻势。

在剔除康利德的花花公子身份前，需要明白一点，他在当时是罗德尼侦探事务所中是一名“传奇人物”，因为经常帮助许多夫人调查他们丈夫情妇而牺牲自己身体去安慰那些夫人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否认康利德不错的业绩证明了他的能力并非局限于情话和床上。

康利德来到迪赛博的原因只是因为瑞娜，在当时经济危机背景下，康利德通过自身特长和恶能力反而在迪赛博活得不错，而他并不知道瑞娜在学生之下的其他身份，也不知道瑞娜回到迪赛博的遭遇，康利德来到迪赛博后得到了瑞娜的正面情感反馈，他陷入了狂喜，殊不知这是瑞娜为了自救的手段，如果康利德能察觉到瑞娜不同寻常的变化，他或许真的能帮助到瑞娜。令人遗憾的是，康利德只是认为瑞娜“圣人”的表现是回到家乡后对外的伪装，而真实的样貌只为自己展露，康利德终究翻了男人自以为是和自恋的错误，他错过了拯救瑞娜的最好时机。

瑞娜认为事情并不会不发生变化和转折，但康利德在迪赛博染上了毒瘾，逐渐变成了一个极端利己的瘾君子，瑞娜在失望之下近乎放弃了这位被她视作救命稻草的男人。康利德作为当时瑞娜没有选择的选择，一次次让瑞娜失望，再到绝望，这个事情并不能怪罪于康利德身上，毕竟他只是一个不信教的普通人，习惯自我臆断瑞娜的生活表现，并自以为做出体谅的行为。

康利德最终在瑞娜的有意算计下在别墅的私人图书室中寻找到了禁书，但出乎瑞娜意料的是，在找到《真实上帝》之前，康利德先找到了《格拉基启示录》并进行了阅读，被伊戈罗纳克注视。

首先要明确一点：康利德是观察瑞娜被引导向别墅图书室寻找禁书，他并不认为瑞娜知道这个事，也不是瑞娜引导的，而瑞娜也误会康利德阅读的是《真实上帝》，瑞娜在侧敲旁击了解康利德所说的熟练拉丁语是谎言后便失望地认为康利德什么都没有发现。

康利德被注视后认为自己被不干净的东西附身，他从诡秘的低语中听懂了一些内容（在精神状态恍惚下自我臆断猜测）：找一个替死鬼；而康利德在这个时期接到了亚历山大·罗西的委托，他名正言顺地希望瑞娜同意他从外地联系几个朋友过来帮忙，而寻找自救机会的瑞娜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看上去对她有利的请求。

康利德戒毒并不是出自自身意愿，而是因为阿缪齐被附身，而帕里诺开始专心在瘟疫研究和陪伴莎伦塔娜身上，迪赛博失去了毒品来源，实际上康利德依旧用着不多的存货偶尔在精神恍惚的时候使用，尤其是当自己被“鬼上身”之后，他勉强还维持着自己外在的体面，在调查员介入剧情的前一天，他的存货已经使用完了。



## 莎伦塔娜（上）

“你是神赐予我的礼物，也是诅咒。”——齐娜·马尔伯特。

莎伦塔娜不幸的，她是在奇诺算计下人与混血非人结合诞生的“不洁之血”；能感应人的情绪和心声；天生体弱而多病，从出生开始一半的时间都在医院的病床渡过，在病情加重后行动都只能通过轮椅进行；她继承了原本属于她母亲的悲剧：畸变之卵；年幼懵懂的时候便受到佩斯低语的困扰，在懂事后时不时聆听到哈斯陶吕克的呢喃，时刻承受着寄生和病痛的折磨。

莎伦塔娜也是幸运的，她从小长大一直被周围的长辈疼爱着、呵护着，她的父亲卡里奥·吉拉迪诺，她的爷爷马尔科·吉拉迪诺，她的姑姑茱莉娅·里左，还有帕里诺·布鲁尼叔叔，马德里安·西科德叔叔，贝利亚娜·伊山德阿姨，艾尔莎·派伦阿姨等，都对莎伦塔娜带着善意与爱意，让她得以健康幸福的成长。

特殊的出生，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了特殊的莎伦塔娜·吉拉迪诺。

受到佩斯的影响，莎伦塔娜具备了混乱邪恶的“魔性”，受到哈斯陶吕克的影响，莎伦塔娜具备了淡漠万物的“神性”，受到医院的其他人的影响，莎伦塔娜具备了喜怒哀乐情绪的“人性”。人性在这两者之间如缥缈的火焰，如果没有这相对“渺小”的人性，莎伦塔娜或许可以直接视为纯粹的神话生物。

在这三者一体的影响下，形成了莎伦塔娜独有的风格：纯粹。

莎伦塔娜感应到善意便回报善意，感应到恶意便回报恶意，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受言语的影响，只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她的喜爱会和喜爱她的人形成正反馈，最终她成为了大家的天使，而那些她，也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莎伦塔娜会表现得好像具有善良的道德观，实际上只是她回应喜欢她而她也喜欢的人的回应，比如她的父亲卡里奥希望她成为一名温柔善良的姑娘，所以莎伦塔娜会因为她自己喜欢卡里奥而表

现得相对温柔和善良，但这并不是她的本性。莎伦塔娜的本性从头到尾都是简单的：纯粹。所以，莎伦塔娜所处的状态决定了她的表现，如果她还拥有一定的人性，那么她对善意与恶意的回馈方式还在人的理解范围之内，如果莎伦塔娜成为“瘟疫圣女”，她会将喜欢的人变为瘟疫之物永远陪伴她，因为她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回馈方式。

在正常道德观的好坏不会影响莎伦塔娜的判断，帕里诺近乎践踏道德的行为，马尔科时常的训斥，安东尼奥的有些变质的喜爱，都不会影响莎伦塔娜的感官。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莎伦塔娜喜欢的人死亡，会加强莎伦塔娜的“神性”，喜欢之人的恶意，会加强莎伦塔娜的“魔性”，而喜欢之人的相互对立，会让莎伦塔娜思考，增加莎伦塔娜的“人性”。

## 莎伦塔娜（下）

### 1.

“又做噩梦了吗？”

莎伦塔娜揉着额头，看着眼前美丽的女人摇摇头。

“没有，茱莉娅，只是有点疼。”

“如果疼的话就喊出来，没有人会怪你的。”茱莉娅揉着莎伦塔娜的头发，“你刚才在床上……”茱莉娅看着被扯掉的砂带，为女孩按揉着手臂的红印。

“我已经习惯了，不用为我担心，茱莉娅。”莎伦塔娜反过来学着茱莉娅揉着她的头发。

“我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茱莉娅。”她轻声说着。

### 2.

莎伦塔娜看着眼前的女孩。

“求求你，救救我……”女孩在手术台上不断地挣扎着，她腹部以下的躯体已经变成了肿胀的肉瘤，仿佛心脏一样跳动着。

绝望中夹杂着最后的希望，无尽的痛苦是绝望和麻木。

莎伦塔娜能感知到这种情绪，但没有人教导她如何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

“没有人教过我这些。”莎伦塔娜看着旁边那个活跃在医疗床旁的背影。

“帕里诺，她和卡里奥晚上等我睡觉的时候情绪好像。”

帕里诺身体顿了顿。

“没有关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帕里诺手上动作突然加大，女孩的惨叫回响在这个房间。

“我保证。”

3.

“吞下女孩后，狼逃出了屋子。可是它刚一上路，镇上的人看到一只狼从一户人家跑出来，拿起铁叉、铁铲就追，把它堵在路上……”

“卡里奥，狼并没有见过女孩的妈妈，为什么会一下找到女孩的妈妈呢？”

“……可能是女孩和妈妈长得很像吧，狼一下就认出来了。”卡里奥支吾了一阵。

“卡里奥，我和妈妈像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不要伤心，卡里奥，下次我不问了。”莎伦塔娜握住卡里奥的手，将他的手背放在自己脸上摩挲，“可以原谅我吗？”

“你的母亲是世界最美丽的女人，而莎伦塔娜在将来也会健康长大，成为最美丽的女人。”男人的每个字节都很轻，他呢喃着。

“我保证。”

4.

“我好像又让卡里奥伤心了，茱莉娅。”

茱莉娅牵着莎伦塔娜的手，在阳光下漫步着，两人的白色裙子在微风下扬起调皮的弧度。

“平常卡里奥看着我笑的话会很高兴，但现在他很悲伤，在我问过我母亲的问题后就一直这样。”莎伦塔娜停下脚步，低下头，“马尔科说，悲伤的人会很难受，这种难受像心脏被揪紧一样让人窒息，并带着强烈的疼痛。我知道这种感觉，我不像让卡里奥悲伤。”

“只要小莎娜开心起来的话，卡里奥就不会悲伤了。”茱莉娅抓住莎伦塔娜的手，

蹲在她的面前，“只要你和过去一样和他相处，他就一定开心起来的。”

“我保证。”

5.

“马德里安，为什么大家都要向我保证呢？”莎伦塔娜坐在轮椅上，凝视着黄昏，“他们是不相信我相信他们吗？”

“小莎娜是怎么看待‘保证’的呢？”

“马尔科告诉我，保证是说服不信任自己的人信任自己。”

“是的。”推着轮椅的男人叹息着。

“不过，小莎娜，他们并不是不信任你。”

女孩偏过头看着马德里安，马德里安看着那纯净的眼眸下意识偏过视线。

“我们不相信的，是我们自己。”

6.

“卡里奥，为什么帕里诺和马德里安要吵架，他们不是朋友吗？”

“为什么吵架就不是朋友了？”

“因为帕里诺对马德里安有很大的恶意，茱莉娅说朋友与朋友之间是不会存在恶意的。”

“……那只是暂时的，朋友与朋友之间，有时候爆发矛盾会短时间存在这种情况……”

莎伦塔娜看着马德里安愤怒地离去，好像看到了那天夕阳下，那个男人的独白。

“我们不相信的，是我们自己……”

7.

“谢谢你，小姑娘，你就是小吉拉迪诺的女儿吗？真是可爱。”

“如果你好一些的话，马尔科会高兴的。”莎伦塔娜拿着砂带为这个年轻的男人处理着左手手臂上的伤口。

“我自己来吧。”男人拿过砂带，右手利索的处理好好砂带，用上自己的嘴咬住，莎伦塔娜反应过来，拿着剪刀帮他处理掉多余的部分。

“谢谢你。”

莎伦塔娜看着这个男人：“你对我的喜欢有一些奇……”



“安东尼奥，你怎么来这里了，又是奇诺那里出问题了？”

莎伦塔娜看着艾尔莎跟着马尔科一起走进来，艾尔莎走过来，推着轮椅离开了这里。

8.

“我总是能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艾尔莎。”

“早点休息吧，我的小莎娜，只要睡着了，那些声音就会离开你的。”艾尔莎帮着莎伦塔娜顺理着头发。

“好的。”

“那么早点睡，晚安。”艾尔莎在莎伦塔娜的额头上轻轻一吻，离去前她关灯。

“艾尔莎和茱莉娅很像。”莎伦塔娜翻身拉开窗帘看着月亮，“她会和你一样在听到我讲述梦里的内容而担心恐惧吗？”

“我很想你，茱莉娅。”莎伦塔娜看着月亮，良久，闭上了眼睛。

9.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卡里奥。”莎伦塔娜抚摸着脖子，那里长着让她感觉到十分疼痛的东西，不过对比这种早已习惯的感官，反而卡里奥的悲伤情绪让她更加难受。

“不，卡里奥只是伤心，因为他不想看到小莎娜这副模样，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是他的女儿。”卡里奥和肉瘤上纯净的眼睛对视着，抚摸着那难看的肉瘤，像抚摸着什么稀世的珍宝一般轻柔。

“只是，上帝，为什么……”卡里奥哽咽着，最终忍不住痛哭。

莎伦塔娜抱着卡里奥的头，像母亲一样抚摸着他的头发，细细地，低语。

“我有些讨厌你了，佩斯。”

## 伊琳娜

1.

“如果是你的话……”女孩看着眼前的吸血鬼女孩，她脱下染血的外套，将额头前凌乱的发丝理顺。

“动手吧，伊琳娜。”在将自己最后的体面展现给眼前的好友后，她微笑着。

随着枪声的想起。

“我的名字是，洛多伊……”女孩呢喃中带着血，带着倔强看着吸血鬼女孩。

“是的，我认识的是洛多伊，不是安莱尔。”吸血鬼女孩握住女孩的手，“我会永远记住我曾经有一个名为洛多伊的朋友。”

女孩头颅无力地垂下，她勉强带着被痛苦扭曲了面容的笑容，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消散。

2.

“你真是受欢迎啊，尹(yin)，子(zi)，墨(mo)。”吸血鬼女孩咀嚼着这种陌生的发音方式。

“洛多伊，如果你不习惯的话，可以喊我英文名的。”

“好的，伊丽莎白。”伊琳娜点点头，“你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今天这是第十七个向你搭讪的男生。”

“这个怎么说呢，我个人的原因可能有一些吧，但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家庭的原因。”

“可以和我讲讲吗？”

3.

“你，快走。”如熊一样健壮的男人瘫靠在墙上，身上的血肉在不断的愈合。

“我们是家人。卡伦德。”吸血鬼女孩将自己的头发束在脑后，棕色的头发转化为黑色，逐渐变得猩红的眼珠注视着男人，随后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斜穿过她的头颅，从她左边的眼眶中穿透而出。吸血鬼女孩将弹匣装填上，身体因为痛苦有些颤抖。

“家人要一起面对困难。”她的声音很轻。

她怕自己在疼痛下发出颤抖的声音，她不想让卡伦德担心。

因为她是姐姐。

4.

“求求你，放过我们，我们没有选择！”

吸血鬼女孩将一颗又一颗的子弹送入周围人的头颅中，无视周围子弹打在自己身体上冒出的血雾，有时会把手伸进伤口

里会将卡在骨缝里的子弹一一取出，从容不迫。

咔哒。

将打完的弹匣取出，将装满的的弹匣装上，动作不慌不忙。

“魔鬼，你是魔鬼啊!!”

求饶的，咒骂的，祷神的，崩溃喃喃自语的.....

只有一个男人从容不迫地坐在首位。

“我们又见面了，马尔纳托先生。”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洛多伊女士。”男人扫视周围一眼，低垂着眼帘，“在我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对我的未来有所猜测和准备，但我没想到终结它的人会是你。”

“嘉姐告诉我不要插手这件事，但是我们没有钱了。”

“只是因为钱而已吗？”男人喃喃自语，他抬起头看着吸血鬼女孩，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身体紧绷，宛若猎豹一样。“你之前说过你想听我的故事。”

“那先来体验一下吧，一个老兵最后的倔强。”男人拿起手上的枪，对准了吸血鬼女孩的头颅。

“我很期待。”吸血鬼女孩点点头，“也很荣幸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5.

克里斯汀娜捂着腹部的伤口，靠着角落的墙壁急促的喘息着。

吸血鬼女孩从阴影中走出，站在克里斯汀娜大概 20 英尺左右的距离，将枪口对着克里斯汀娜的头颅。

克里斯汀娜抿着干燥的双唇，突然笑了。

“现在，瞄准我的是洛多伊，还是伊琳娜·阿布鲁齐。”

“伊琳娜·阿布鲁齐。”吸血鬼女孩的头发生变成黑色，眼睛开始变得漆黑，而眼珠变得猩红发亮，“伊琳娜·阿布鲁齐。”

“是你吗？”

伊琳娜犹豫了一下，“如果你说杰诺里达的事情，是我。”

“原来是这样吗？”克里斯汀娜留着泪笑着，突然很用力地抽出右手。

将开火后散发着的白色硝烟的手枪放下，吸血鬼女孩从克里斯汀娜右手中拿起那个精美的盒子，打开之后，四块心形的巧克力整齐固定地摆放在其中。

## 基娅拉-茱莉娅

茱莉娅·里左，前迪赛博异种审判所成员，代号基娅拉，在异种审判所成为异端审判所后与养父马尔科·吉拉迪诺一同退出。

茱莉娅并不是一个存在感强烈的女人，相反，无论曾经在异种审判所，还是后来到舍尔医院，她都是属于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的一类，这并不是说明茱莉娅是一位庸人，她只是并不喜欢张扬自己，被她养父马尔科感叹出生错了地方，她应该在圣主之城成为一名正式的代罚者。

虽然茱莉娅非常低调，名声不显，在迪赛博知晓她的人很少，但她这低调的一生贯穿了两个人的一生：莎伦塔娜·吉拉迪诺和阿昂佐。

阿昂佐自诞生开始，就一直活在“父亲”迪诺的阴影之中，奇诺没有为阿昂佐灌输任何属于“父亲”的感情，而只是将阿昂佐视为工具，而茱莉娅的出现于陪伴让阿昂佐明白了除了“父亲”，她还能有朋友。

茱莉娅也是在莎伦塔娜怪病初现便开始陪伴左右的人，茱莉娅甚至比莎伦塔娜的父亲卡里奥更迅速地接受了莎伦塔娜不稳定形态的模样。

茱莉娅在阿昂佐和莎伦塔娜最黑暗、最需要她的时期出现、陪伴，教会了她们一些人的概念和认知后，匆匆离去。

茱莉娅的性格是低调的、温柔的，她谦虚到了自卑的地步，她没有勇气为阿昂佐向自己的养父马尔科和自己的领袖奇诺出声反抗，而心怀愧疚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陪伴，她优柔寡断地观望使帕里诺迈出邪恶的一步，下定决心制止时却为时已晚，在自身成为实验体的一员时并不反抗希望通过自身减少受害者，相信帕里诺会在解救莎伦塔娜后恢复正常。

或许这就是同性相吸，作为成年人的茱莉娅·里左有着类似阿昂佐和莎伦塔娜一



样天真的心理，这种心理让她成为了一名善良但失败的人。

# 伊琳娜的记事本

## 艾洛斯·巴罗斯

艾洛斯·巴罗斯并不知晓自己的出生，在他懂事起，他变明白他是被收养的，而脸上的灼伤疤痕是他孤儿身份的证明。他没有真正的血缘上的亲属，养父的亲生双胞胎接纳了艾洛斯，鼓励艾洛斯，艾洛斯也与养父的女儿相恋。艾洛斯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的身体总比大脑的行动要快一步，这让他**在别墅里有些自卑**，不过他相信自己可以勤能补拙，努力读书，事实证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医学专业的大学，在是十八岁那天前往大学深造、实习、参加正式工作。艾洛斯的生活开始进入正规的时候，实际上他并不知晓自己的养父是一名食尸鬼，常人的疾病对食尸鬼而言只是简单的养料；他的爱人是一名半食尸鬼，那一天的婚礼，他成为了他爱人的食物，临死之前他并不后悔，并请求我不要杀死他的妻子，我拒绝了他。

## 洛多伊

洛多伊和自己的双胞胎妹妹诞生于一次意外，一位男性买下了被卖到金三角的女性，也是她们的母亲，从而诞生了她们，在双胞胎降生后，洛多伊的父亲把母亲和两个女儿一起送到美国生活。

洛多伊从小就喜欢数字与字母间的奇妙变化，因此也喜欢上了数学，希望能成为一名数学家。

来到美国不久，洛多伊的妹妹得了怪病去世，洛多伊通过努力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她的母亲也患病在床，虽然雇佣了保姆，但每隔三天天就坚持回家照顾自己的母亲，然而第二学年毕业典礼时母亲去世，至此洛多伊患上了抑郁症，被他父亲接回金三角。

她并不在意把我吸血鬼的真实样貌，对于我的动手她十分惊讶，她说她将我当成了真正的朋友，不过她没有辱骂我，反而平静地喊我动手杀死她，她说她已经活够了。

吞食洛多伊的样貌而毁灭了她的身体让我有说不清楚的难受感觉。

她的父亲在这副面孔下很平静地接受了死亡的结局，并告诉我不要记恨他，但我不是洛多伊。

## 安德列·山德鲁

安德列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在他懂事以后便与母亲一起生活，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后来母亲与一位中学的历史教师结婚，并生育了一对儿女，在一个名为兄长责任中，安德列努力学习，克制自己不沾染不良习惯，即使所谓的“父亲”并不关心他。

在安德列 18 岁生日时，一家人为庆祝他考上了剑桥大学而旅游庆祝遭遇意外的车祸，安德列将弟弟与妹妹抱在怀中昏迷，铁片从他肺叶中间穿过而没伤到内脏，双腿被重物碾



压，在医院抢救及时得以保住双腿，然而他的父母已经抢救无效死亡，弟弟双腿受伤只能与众生与轮椅为伴，妹妹肾脏受损不能剧烈运动。然而他依旧有着弟弟与妹妹需要照顾，他辍学打工，成为了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支柱，他每天都在笑着，积极着面对每一天，无论多么劳累，遭受了多少委屈，弟弟与妹妹都还需要他。邻居，曾经的老师，同学，还有周围好心人的无偿帮助让安德列心怀感激；他说对善良的人总是感到奇妙的信任和亲近，在我听完他的故事后他认为我本质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并没有帮助过他。

## 戴恩·马尔纳托

马尔纳托先生托先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时常受到欺负，而当他将那几个小孩打得满头是血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十分亢奋，面露开心的笑容，仿佛被惊醒的马尔纳托先生对这样陌生的自己感到恐惧甚至是恶心，他迅速跑回家陷入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认知矛盾的无限循环中。自从那次打架事情发生后，周边的孩子也不再愿意和他玩耍，并喜欢嘲讽马尔纳托先生说他是一个喜欢打人的恶魔，每次被嘲讽的马尔纳托先生总想着撕碎那些人的嘴，但也悲哀的发现了自己被嘲讽的地方是自己真实的一面，尽管他如此得抗拒。

在马尔纳托先生十八岁的时候，曾经其中一个被他打过、已经长大成青年的小孩对一直忍耐的马尔纳托

先生讽刺，马尔纳托先生积攒的怒火也在此刻被点爆，他直接将这个人打成重伤，直到其他人过来阻止才即时清醒没有造成杀人的悲剧。然而这次行为也让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了指点，实在无法忍受的马尔纳托先生最终告别了这里，选择出去闯荡，在社会中艰难摸滚打爬的马尔纳托先生最终选择了参军，作为一名新兵前往战场，这一去就是十二年。

那个长达十二年的战争，马尔纳托先生说明战争并不是正义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事情，然而马尔纳托先生悲哀得发现自己却喜欢上了这种战场上收割他人生命的快感，一方面他十分抵触这个感觉，一方面又忍不住沉沦进去，而不断的杀戮与战斗，造就了一个技艺娴熟的杀人魔。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住了一个恶魔，而这个恶魔已经和他融为一体。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一次次抗拒中，最终接受了这个恶魔，并不在对自我否定。无论是那个胆小善良的马尔纳托先生，还是嗜血的马尔纳托先生，都避免不了这个身体是马尔纳托先生的事实：马尔纳托先生就是马尔纳托先生，无论什么样的马尔纳托先生，他都是马尔纳托先生。

战争结束后，已经接受自己人格分裂、身体里居住着一个嗜血恶魔的马尔纳托先生退役了，成为了一名黑帮分子，以狠辣的作风和强硬的实力当上了首领，一边面无表情得收割着反抗分子的生命，一边对着那些反抗

分子无辜的家人施加怜悯，满足内心变态的欲望。

这就是马尔纳托先生：疯狂而胆小，嗜血而善良，无法操控自身的恶魔却保留自己人的人性，充满矛盾而绝不自我否定的马尔纳托先生。

马尔纳托先生找到了邪教典籍，妄图召唤出那些（涂黑）来满足自己愈加难以满足的欲望，嘉姐告诉我不要卷入这些事件中，但是我们已经没钱了，我也接受了委托，所以我杀死了马尔纳托先生。

马尔纳托先生在临时之前告诉了我他的故事，他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死亡的结局，他说他非常感激我，并将他私藏的财富交给了我，虽然对我来说难以理解，不过我还是对他说了谢谢，当时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 格瑞斯·华尔伍德

格瑞斯·华尔伍德是英国人，幼时父母离异，父亲将格瑞斯带往美国做生意。他自小很聪明好学，年纪轻轻就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这个时候格瑞斯的母亲去世，格瑞斯的父亲将自己体弱多病的女儿：格瑞斯的妹妹接到美国照顾。在格瑞斯毕业的那年，格瑞斯的父亲回到英国的途中遭遇了海难。格瑞斯休学照顾了妹妹两年，知道妹妹也进入大学学习后才重新拿起书本，即使这样格瑞斯也只是在短短三年攻克了斯坦福大学精神科的博士学位，在他那里我学习到了一些有关人类的思维模型建立的知识，

他说我和他妹妹很像，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照顾我一辈子，我拒绝了，他不知道他是活不过我的。

## 卡兹罗达

卡兹罗达从小跟着婆婆过日子，小时候父母死于黑手党火拼，后被战乱波及，婆婆因此去世，从此对所谓的为了和平的战争充满了厌恶，曾经每天自学英语想要移民到美国，但在那个时期发生了二战，不得不终止，一直混迹在意大利的黑暗处，曾经和一名妓女相爱，但妓女在骗了卡兹罗达的钱后消失，卡兹罗达只能在自己讨厌的国家里得过且过，混吃等死，过一天算一天，他向我借了 50000 里拉作为故事的报酬，下次回到那不勒斯我要记得索要欠款。

现在里拉越来越不值钱了，或许我应该学习一些金融知识，毕竟卡伦德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 伊丽莎白·培伦

伊丽莎白是中英混血，中文名是“尹子墨”，她的父亲是高层官员，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母亲是在英国留学的华人，前往英国深造认识了伊丽莎白的父亲，酷爱艺术尤其是油画和素描，而伊丽莎白出生后在二岁时便展现出来对绘画非同一般的天赋。不同于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在绘画领域上是全方面发展，无论是水墨还是油彩，这位天才少女都能驾驭。不同于母亲一门心思沉醉于艺术，伊丽莎白喜欢阅读那些名著，喜欢户外运动也喜欢



与人交流，喜欢柔术，从小没有放弃过柔术的训练。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伊丽莎白有着迷人的艺术家气质和温柔善良的性格，说话得体，有很多追随者，初次见面的一天时间内我目睹了 17 次男生对伊丽莎白的告白。

我和伊丽莎白相识的第三天准备离别，伊丽莎白送了我一幅油画，因为不便携带，我卖给了一位追求她的男生，卖了 500 英镑。

~~她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家了，当时我应该将画留着，在升值后再卖出去。（这句话画了一条横线）~~

听说她外出采风时失踪了，我应该把画留着。

## 冷军

冷军 (Leng Jun) 原名冷伊 (Leng Yi)，出生在一个军事家庭，爷爷参与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一家人从成都迁徙到北京；冷军的父亲参与了中越战争，以双腿残疾退役，冷军的兄长成为了一名警察，在抓捕行动中被歹徒用刀捅伤，急救无效死亡，冷伊于是将自己名字改为和哥哥冷峻同音的名字：冷军，希望成为家中长辈一样为国家效力的有用之才。

冷军在小时候被一场煤气罐爆炸波及，被一个铁片插入肋部伤到了肺部，虽然在医生的抢救下从死神手里逃脱，但功能受损的肺部无法再让冷军断绝了成为一名军人或人民警察的愿望，冷军决定从其他方面来继承兄长的意志——成为一名为官方效力的警探。